

岳少鹏／著

机关干部

机关干部：敛财，贪色，甘受驱遣
商 尘 女：美艳，聪慧，与狼共舞

商
尘
女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岳少鹏 / 著

机关 干部

商尘女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最令文小凤得意的是她的姿色。

那些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男人，特别是那几个政府官员，竟无一例外、争先恐后成为供她驱使的棋子。这不，市委组织部下属单位的经干处长文廷易就被她给俘虏了。文廷易一时抱得美人，哪里舍弃得下，寻思着要把她带回家，多多地美上几回。文廷易正寻思着，文小凤突然发话了：“大哥，你今晚得好好陪我。”

“可是，我今晚得回去”文廷易假装有些为难。

“那我跟你一块儿回去。”

文廷易假装被吓了一跳，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似的望着文小凤：“你的胆子不小！”文小凤道：“怕什么？我不是你的本家堂妹么？我不相信她作为一个国家公务员会把我赶出你的家门！”文廷易一想也不是没有道理。于是便带上文小凤上他家去了。

半夜三更里，汪玉芸从昏睡中醒来要水喝，床上却不见了丈夫。她不觉大吃一惊，更感到喉咙里干涩得冒火，身上燥热得发烧。她掀开被子，勉强睁一下眼睛，夜的黑暗便向她逼来。

丈夫会到哪里去呢？上卫生间么，他怎么没有开床头灯？

恰巧壁钟响了，报时“现在是凌晨两点。”汪玉芸陡然清醒：莫非……

她不堪往下想，摸索着按亮床头灯。以往感觉柔和的灯光此时分外刺眼，她好不容易才适应下来，费力地坐起身，倚靠在床头。

床头柜上的水杯盛满了水,但却没有了一丝热气,暖水瓶就放在床边。

她端起水杯,手有点抖索,呷了一口,凉冰冰的,她本有不喝冷开水的习惯。但此时却顾不得许多了,仰头“咕嘟咕嘟”地喝下肚里,顿时觉得清爽了许多。昨夜的事情清清楚楚地记起来了。她这几天本来受了风,昨天下午陪同分管城建的副市长视察全城的公厕。天老爷突降大雨,所有临时收集的雨伞都撑给领导了。她们环卫处的陪同干部都被淋成了落汤鸡,伤风还没好的她就更加雪上加霜。回到家里烧得火碳般烫手,吃了药躺在床上,还说起了胡言乱语。丈夫文廷易是几时回来的?她只模糊记得他回来时天已漆黑了。是他开的灯,他带着满嘴酒气问她怎么越发病得厉害了,摸她的额头。他的背后站着他那高高挑挑的堂妹——文小凤。他去请大夫,他的堂妹在厨房里忙着烧水。打了针服了药,她就迷糊糊睡过去了。这会儿丈夫会到哪里去呢?

她和文廷易自幼青梅竹马、同窗共读、耳鬓厮磨,对他的家底了如指掌。他的远亲近戚中,哪有这么一个八竿子也打不着的风骚表妹。可是文廷易竟然将她领回家,堂而皇之地介绍给她,还说文小凤现在暂时遇到了一些困难,权且在家里住一段时间。

一列火车呼啸而过,在静夜里显出惊天动地的声势。汪玉芸心中陡然间升起了去寻找丈夫的愿望。她支撑着起床,发觉自己并不十分晕弦,小心翼翼地扶着墙壁慢慢往前走。走到文小凤住的屋前,门上方的玻璃上透出灯光,她的手抖索地握住了门把,心便“咚咚”地跳起来,不知屋里会是怎样的一幕?

她把耳朵贴在门上,突然,刺得好耳朵生疼心脏生痛的喘息声传了出来。

原来,就在她迷迷糊糊睡过去的时候,文廷易坐在书房里,像模像样地看了一会儿书。然后蹑手蹑脚地来到妻子的床前。汪

玉芸的脸蛋有些发白，眼角的鱼尾纹直入鬓角，青春、美丽已经离她远去。“哼，你比小凤差远了！”他在心里想。他用手轻轻地抚弄了一下她耳旁的发丝，汪玉芸没有任何反应，鼻孔里传出微微的鼾声。文廷易见妻子睡得很死，便转身出来。来到文小凤的房门前，门开了一条小缝，柔和的灯光从门缝里漫出来。文廷易轻轻地推开房门，他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。文小凤穿着一件半透明的粉色纱裙斜躺在床上，薄纱下的两只小玉兔见了她一起一伏的，似要奔走，而小腹下那一方曼妙的所在，像春天的山野，生机勃勃，春意盎然，特别是那双媚眼，顾盼生辉，含情脉脉，像两把无形的勾子，勾住了他的心，勾住了他的神，勾住了他的魂。“傻瓜，还呆着干什么？”文小凤柔声一叫，似莺啼燕啭。文廷易才像魂魄归了身，一下子扑了过去。烈焰从的两个人的躯体里喷礴而出，腾腾地燃烧起来，像要焚毁一切似的。他们拼命地紧紧地抱住了对方，寻找着一切可以挽救自己的力量。起风了，狂风怒号，大海上波翻浪卷，两人的身体变成了一叶扁舟，在浪尖上，在波峰里拼命挣扎。他拉着她，她牵着他，他抓着她，她扯着他，鼓足了力气，在大海里奔突翻飞，一个声音说：我要把我的一切交给你！另一个声音说：我也要把我的一切都交给你。两个声音说：那让我们共同达到快乐的顶峰吧。过了一阵子，风停了，雨住了，大海平静下来。春日的阳光倾洒在原野上，漫进他的心坎里，他们如伊甸园里的亚当与夏娃，赤条条地纠缠在一起，就要沉入梦乡。

就在这时，房门被汪玉芸猛地推开了。

汪玉芸此时气得浑身像打摆子似的颤抖起来，嘴里要想骂，却又说不出话来，要想打，浑身使不出力气。文小凤一扭腰，把文廷易放孩子似的放在床边，坐起身，用另一只手将头发从汪玉芸手中拔出来，跳下床拖着鞋进厕所去了，厕所里响起“哗哗”的水

声。文小凤走转来说：“大哥，不是我不帮你，汪姐既然来了，我不打扰你们俩口儿了，我过你们那边去睡。”“踢踢达达”走出去了，还“乒”地替关上了门。

吃完早饭，文小凤说：“劳驾，进去帮我把包和化妆盒拿出来。”

文廷易说：“她睡得死人样，你自己去拿。”

“我就要你去。”文小凤娇嗔地瞪他一眼。

“你不是鸭子嘴壳一样硬么！也有胆怯的时候。”

这话说中了心病，文小凤的脸唰地红了。她想抢白两句，文廷易却已走出饭厅，抛给她一句话：“那你就洗碗。”

“你再说一遍。”文小凤娇喝道。

文廷易回头，向她悄然一笑，直往卧室走去。

文小凤坐在饭桌上，对着爱。文廷易收拾好锅碗，开始拖地。文小凤发话了：“你不要挨时间好不好？马上到上班时间了，你陪我到染纺厂去把账结了。”

“今天上午不行。”

“你昨天答应了我的。”

文廷易直起腰说：“昨天晚上你会躲，鹊巢鸠占睡了好觉。我却被她缠着一刻也没有安宁，她又哭又闹，吵着要离婚，还说要去找部长。广播响了时，她才睡去。今上午我敢出门么。”

他一直软语温言陪不是，又认错，又下保证，一定将文小凤撵出去，不准再进入家门，方才哄得汪玉芸妒火稍减。

“她离婚不是正好么？你说过愿意和我在一起的。”

“小凤，我是党政干部，而且又是组织部门的……今天下午，你也不要再回来了……”

“那你怎么安顿我？那天晚上，你信誓旦旦说会把一切给我

安排好,你该不会不认账?”

“我当然认账。你到城边的居民区去租一套房子,到家具商场买点必要的床、桌子、椅之类,请搬运工安好,我给你批成预支业务提成费。明天我们再去染纺厂结账。”说罢重新埋头用力拖起地来,拖帕就在文小凤脚边来回绕。文小凤转到身后,照文廷易的腿肚子狠踢两脚。文廷易压抑地叫喊一声“唉哟”。

文小凤的高跟鞋放肆地敲打得水磨石地面哆哆响,将门摔得惊天动地。

城乡结合部出租房很多,文小凤轻而易举就租到了一套一室一厅外加厨房厕所的房子。

文廷易这一天,表现得十分殷勤,端茶递水、连牙膏都挤好递到汪玉芸手上。到了下午,汪玉芸有了精神,出门去走了一圈,回家时文廷易已煮好晚饭,炖了元子汤等她,十分体贴关怀。汪玉芸就是不理他,上了床,紧紧裹着床单睡在床角。文廷易一夜没趣,第二天仍旧早早起床,早饭、开水、热水一样样张罗好。汪玉芸今天要上班了,前脚走,文廷易就赶到染纺厂。财务上说厂长出差去了,要批了条才给结,问厂长几时能回?说三五天。这时文小凤也来了,邀约他去她租房那里看看。文廷易心里想去,但脑子里的那道阴影总是挥不去,推说金店有事,要去处理一下,便匆匆走了。

当初开这个金店,求部长本不同意,是文廷易极力主张的。他的同学、死党人民银行管货币发行的徐处长,给他说,中国黄金珠宝市场和外国相比,基本上还是零,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以后,这个行业更是一片没有开垦的处女地,谁先开垦就意味着谁有大收获。求部长的态度还没有完全彻底放开,还以为佩带黄金珠宝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,始终不予表态。时间才过去了一年,城里就出现了三家金店,文廷易三番五次请求,求部长终于默

许。迄今金店开张一年有余，赚的钱不多。金店的经理米一花说：“文总，我们这个店太背，如果在热闹地段，生意准好。”文廷易对米一花有着言听计从的习惯，但惟独在这件事上，他虽然不住点头，却始终没有行动。米一花几次追问，他都笑笑说：“缓一下，缓一下。”其实他是怕求部长那里批不准，繁华商业区开店固然好，但投入太大，控制在十万元以内。有钱赚适当多赚一点为最好，目的是部里用钱不打紧，但不宜赚得太多，否则就成了纯粹的商业公司。只是求部长有一条硬性要求：就是绝对不能亏，亏了没有钱填窟窿。

文廷易来到金店。米一花笑着招呼：“文总视察来了！请坐。”另一个女服务员小周也笑着问：“喝水么？文总。”

文廷易膘膘小周，又看看米一花，心里就“格噔”一跳，这都是两个美人儿。小周高高挑挑的身材前挺后翘，白白嫩嫩的脸上总是一副笑眯眯的表情。米一花丰腴饱满，面若银盆。有一次出差购货，晚上住在宾馆里，文廷易想洗澡了，突然想起两张房卡全在他房里，便扭开隔壁的房间送卡，米一花正在洗澡，那全身如同一具脂玉雕塑，白得无一丝暇疵，文廷易当即血往上涌，扑上去抱住她，平常憋在心中的话就冲口而出：“肥环一枝花，我要你！”他一阵猛搓狂揉，给米一花擦干了全身的水，推着她出了卫生间到床边，米一花突然哭了，连声说：“不能！不能，文总，我是比你年龄大的女人，丈夫对我好，儿子也乖，又聪明，我不能侮辱他们！”文廷易满骨子里的欲火顿时被浇灭，他忏悔地说着对不起，给米一花一件件穿好衣服。那一晚，他们谈了很多很多，米一花说其实她也很喜欢你，你有文凭，人又年轻，又能干又有魄力。不像她家老武，蔫哥一个，三天不打雷，五天不下雨，拧不干，淹不湿，磨子石也压不出一个屁来。因此只能在老干处当个副处长了。好在他对人总是一副菩萨心肠，她这辈子认命当个贤妻良

母。但厂里她是再也不愿意回了,纺织女工夏天那个热,冬天那个冷,辛苦劳累是党政干部们都根本无法想象的事,铁心跟着文总干。米一花的男人和文廷易都在一个部里,文廷易当时要找两名素质高的营业员,武副处长来推荐他老婆米一花,说在纺染厂上班。文廷易当时不置可否,然一见人,立即心花怒放,索性把另一名营业员的选择权也给了她。米一花就带了小周来,说是她的同事。那一晚上,他们约定:此生结成姐弟,互相帮扶,但关系只能他二人互相心知肚明,绝不让第三人知道。

文廷易刚一坐下,米一花就指着柜台里的货盘说:

“文总,我们是不是该增加一点花色品种了,你看,除了耳环、戒指还有啥?你到人家那些金店去看看,尤其是人家宋志召那里,那各种款式看得人眼花缭乱,生意怎么不好?”小周立即附和道:“是啊,文总,你多进点货,生意好点赚了钱,我们脸上也光彩。”

文廷易扫一眼柜台,用劝慰的口气说:“不要着急,就算不赚钱或者亏了本,田里损失地里补嘛!我这边的生意肯定是要赚钱的。”

“那我们这个不是成了吊命生意了么?”米一花不解地问。

文廷易只得说:“好嘛,好嘛,争取嘛!”

他出了金店,总打不起精神到部里去。早早回到家里,煮好饭等汪玉芸。尽管他极尽殷勤,到了晚上,汪玉芸仍是不愿和他亲热,有时他故意低声下气像心肝么儿要奶,逗得她不得自控。汪玉芸却冷冰冰地当头一句:“你和你那本家堂妹不是也这么轻薄么?我想着就恶心!”文廷易便像被莧头浇了一盆冰水般从头凉到心里。

一连几天无趣,汪玉芸见他老守在家里伺候自己,反替他操起心来:“大男人家,该把自己的工作干好,不要辜负了领导的希

望。”

文廷易借机下台说：“明天还要出差，你可要多保重了。”

明天他要去结账，厂长今晚上回来，明天一早领了钱，他和文小凤到南中去发坯布，又可快活几天。

一路上两人摩肩叠脚，又互相约定装好坏布回去在一起好好快活几天。谁知坯布装好要发车了，文小凤却赖在南中不愿启程。她说另有要紧的业务急需她留下来处理，实在不能跟文廷易上路。文小凤是当着办公室的人说这些话的，文廷易枉自有满腹怅惘，却说不出口，只好孤孤单单的押车，快快不乐的返回。交了货，想起回家也没什么意思，不知不觉又到了金店门口。店里坐着两个中年男人，米一花看见他，对那两个人说：“我们文总回来了，业务上的事和他谈吧，我们作不了主。”

两个人赶忙站起来，互相握了手，递过名片。文廷易看上面印的是：高原地矿黄金珠宝首饰厂销售经理梁旭东，另一个也是销售经理任召令。三个人互相说了几句客气话，梁经理打开密码箱，端出几盒首饰来，有红宝石、蓝宝石、绿宝石、翡翠吊坠、戒指、项链、耳环，文廷易到重庆购了几次货，已经有了一定鉴赏能力，知道这些货都比米一花她们正卖的货要好许多。

看了货，又谈了一些业务上的事。文廷易兴趣陡增，邀请二位经理吃饭。三人均是好酒量，你来我往互相敬酒，海阔天空谈商论贾，梁经理眉飞色舞地说：“文总，你搞珠宝首饰，路子非常好，只是你那店有点偏，如果在商业闹市区，我们支援你一批货，保证你生意好。”

文廷易本来喝得浑身燥热，此时听了这话，心里更加发热，说：“我们干脆联营。”

任经理说：“联营也可以，但具体怎么个联法，要商量个细则，好回去向老总汇报。”

梁经理豪爽地说：“文总，你干脆和我们走一趟，去参观一下我们的厂，见见我们的老总，然后我们两家好好干，保你发大财。”

文廷易更加心动了。但听说他们已买好下午的车票，又犹豫起来，觉得没有一点思想准备。心里又挡不住交这位财神为朋友的诱惑，再想起汪玉芸的寡淡无味，就连文小凤山盟海誓也扔下他，他心一横，答应下来，决定随他们到高原地矿去走一遭。

南中只算个偏远的农业小县，文小凤深知自己在这里不可能有多大的发展，只有走向大城市，才有机会发掘到宝藏。她照例在白云酒店给文廷易订下了最好的房间，然后再回厂去打个招呼，晚上再来陪。刚进了门，收发室的老头就递给她几封信，信来自全国各地不同的城市，都是和文小凤交换生意信息的。

全国上下涌动商潮时，各家报纸也登满了形形色色的公司的货物供求信息，法人电话。文小凤慧心独具，在传媒上收集了许多公司的资料讯息，专程到省城印制了与众不同的名片，在每张名片的右上角，印上她笑靥如花的玉照。她非常自信：自己的美丽对男人具有特殊的诱惑。然后精心筛选，泡制了封言辞恳切的业务联系信。给她认为有价值的对象寄出去。收到信的商家不仅了解她的业务范围，联系方式，还能饱览她的丰采。文廷易也是收到他的信之后，才和她发生了一系列的关系。

这次收到的信件中，使她兴奋的是西北煤城市一位叫杨风的经理。他是煤城市财政局的，希望她立即去联系业务。他们在电话中谈得十分投机，她用甜甜的声音娓娓地述说自己的活动能力，以及在客户中良好的信誉。杨风告诉她，他可以发一个专列的焦炭给她，可不知她这边有没有下家，她连声说保证给他办好。当她回到白云酒店陪文廷易时，心里想的还是那一专列的焦

碳。七八百万的货款,百分之十的手续费,该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!她一边心不在焉地应付文廷易,一边打听焦碳的买主,文廷易告诉她,硅铁厂需要大量的焦碳,文小凤便牢牢记在心上。

经过几番电话交谈,杨风原本是要先过来考察,再考虑返回去发货。文小凤一番柔情蜜语的信誓旦旦,还不惜抬出文廷易这块牌子,说硅铁厂厂长就属组织部经干处管,销路上是绝对可以做到收货付款。杨风也是吃官饭的人,深知组织部的权高位重,于是在电话中表态,他发了货后,自带货票坐飞机过来。文小凤赶紧说:“我到机场来接你。”

别过文廷易,文小凤急急忙忙赶到成都,当晚美美睡了一觉。第二天精心梳妆后,打了出租车赶到机场,伫立在出站口最显眼的地方。在如潮的人流中东张西望的杨风一眼就看见了她。杨风的阔掌握着她小巧柔嫩的手,发现面前这位小姐比照片上的美人更加美丽漂亮。她穿着很新潮的黑色吊带裙,裙摆齐膝,把白皙的玉腿衬得更加修长挺直,赤裸的双臂像洗净的莲藕般白嫩饱满,丰盈的双乳骄傲地挺着,迷人的脸庞溢满妩媚的甜笑。杨风禁不住怦然心动。

文小凤看着眼前这位高大魁梧的汉子,他宽额大脸,鼻正口方,像石刻一样棱角分明。略显黝黑粗糙的皮肤,更把他衬托得英俊威武,满身洋溢着彪悍阳刚之气!

“好一位北方猛男!”文小凤在心里暗暗喝彩。

文小凤柔情地接过他的密码箱,毫无顾忌地挽着他粗壮的胳膊走向出租车。短短的一瞬间,杨风这位粗犷的汉子便被柔情和温馨包围住了!

车往市区开的时候,文小凤再次向杨风介绍了销路情况。杨风突然来了兴趣,说车皮最少也得十来天才到得了,不如先去她老家看看。

文小凤明白杨风对她仍然心存警惕，要探她的底细。她坦然将她带回厂里，还一一向销售公司的人介绍。又故意将他领回老家，让杨风拜见她的母亲。老太婆拉着他的手，心中有一种分外亲切的感情涌上来：“凤儿他爹当年也是这么一副好身子骨，他是山东人，南下的时候就留在这里当干部，可惜去得太早了……”

在南中逗留了两天，杨风挂念焦碳的销售情况，文小凤便陪他坐长途车赶往蜀滨市。

“我是先带你去宾馆，还是先请你到我家里去看看？”

杨风心里格噔一跳，酸溜溜地问：“你在这里还有个家么？是大家还是小家？”

文小凤明白他的意思，抿嘴一笑，抛个媚眼说：“我们那偏远农业县只有资源没有市场，只好到大城市淘金了。住宾馆吧，回去没法报销，住旅店人太杂又寒酸，我一个姑娘家，也不安全。吃饭还得下馆子，掏不起钱，自己租一套房子，又安全又便宜又自由。”

杨风笑着点头说：“想不到你一位妙龄美女，居然还会过日子，那我要先去参观一下你的闺房了。”

两人挨挨挤挤地坐了一辆三轮，到了文小凤的出租屋。这是一个套间，里面卧室，外面客厅。客厅的左边是个小厨房，右边是厕所，卧室里一张席梦思，一个梳妆台。客厅是一张桌子，四把椅子，一套五人猪皮黑沙发，全都是新的。屋顶上有一个吊扇，文小凤开了吊扇，抹抹沙发说灰尘太重，几天不住人，就脏了。然后请杨风坐下，才烧水泡茶。

“如果不嫌我这里狭窄，就在这里吃晚饭，我去街口买点菜，陪你喝酒。”

“俺去买菜，你煮饭。”

“你人生地不熟的,去买什么菜,还是我去。你今天坐了几百里的长途车,也累了,坐下歇着喝茶吧,我很快就买回来。”

小凤说的是普通话,声音悦耳动听,完了还抛一个媚眼,亲热地拍拍他的肩。杨风骨头都酥了,一把拉住嫩如笋尖的手说:“你一个纤纤弱女子都不怕累,俺堂堂男子汉还怕累么!走,俺们一起去买菜。”

走在巷道里,众目睽睽,他们却像人无人之境,无猜无忌地挽手摩肩,谈笑风生地朝前走。对面三五个人一路说着话走过来,小凤就侧着身子贴在杨风身上让路,杨风的臂上就触到了她那高挺的乳房。这时,他就像饮了醇香的美酒一般有点熏熏然了。

卤菜摊主一见小凤和杨风二人,心中早已猜摸了个八九不离十,热情地推荐她那纱柜里的每一道菜,把它们的色香味都吹得天花乱坠。从西北过来的杨风何曾见过这么多的卤菜品种,就爽快地一挥手,说:

“老板,你看着办,选好吃的每样来点。”

老板就从鸡翅、鸭翅、鹅、鹅掌、凤爪到牛肉、兔子、猪头、指背尖、猪耳叶、心舌肚、蹄尾。每样都称一些,分装在小袋里,一算账,只差几毛钱就一百元了。文小凤伸伸舌头:“哟,太多了。”杨风已从皮夹子里抽出了一张100的票子说:“不找了”。老板连说几声“谢谢”,麻利地把十多个小袋装进了一只大袋里,递给杨风,还甜蜜蜜地送行说:“两位慢走,下次再来!”

杨风把卤菜袋子交给小凤说:“你提着,俺去买酒。”说罢大步走进酒店里,要了十瓶冰冻啤酒,两瓶绵竹大曲。小凤笑得花枝乱颤地跺脚说:“只两个人,有好大的肚皮,能吃这么多菜,喝这么多酒么?”

杨风笑道:“开怀畅饮吧,人生难得几回醉。”

小凤是一心要巴结杨风这位财神爷。杨风已被小凤迷得如醉如痴，一心要借酒壮胆，酒醉无法出门，免得今夜去住宾馆。加之他从小凤的厂里到家里全都去了，来龙去脉了然于胸。而且早已被她的真诚和热情以及无猜无忌所感动，更加倾倒在她的魅力。撤除一切防线，放开心思只想感受小凤的柔情蜜意，满杯酒，大块肉地敞开肚皮吃喝。小凤其实也是一副好酒量，两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干了一瓶白酒。他们商定喝啤酒，冰冻过的啤酒喝下肚直凉到心脾，感觉非常舒服。喝到第三瓶，小凤说“要喝醉”。杨风的头也有点晕乎，但故意说：“没事，啤酒是解白酒的，冰冻过的啤酒不能放，一放就没味了，索性喝下肚，免得今晚上你再烧开水！”

两个人就你敬我，我敬你继续喝。一杯又一杯往喉咙里灌。

小凤撑着桌子站起来，一挪步，就绊倒了凳子。“咚”的一声砸在地上。她弯下腰去扶凳子，一屁股就坐在地上，朝杨风伸着手，含混地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醉了，要出丑。”

杨风是故意要这样喝的。他虽然也有了七八分酒意，但脑袋还很清醒。见小凤醉得不能走路了，一下子兴奋起来，上前拉着她软绵绵的手。小凤就扑向他怀里，呢喃悄语地说：“求求你，扶我上厕所，我要小便了。”

杨风弯下腰，用力抱起来她，小凤的身体像面条似的贴住他，他小心翼翼地一步步走进厕所。

他用力扶持着她，自己也憋胀起来，越来越难受。

他把她抱进卧室，返身进了厕所，排了小便，难受并没有减轻，身上还发着醉人的气息，手上还留着滑腻如脂的肌肤的温润感觉。他走进卧室里，开了灯，拉上窗帘，注视着床上仰躺的醉美人。

他俯下身，轻轻地替她宽了衣。

小凤突然呻吟了一声，睁了一下惺松的眼睛，然后又把眼合上了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他们终于从云雾中坠落下来。

“我把你当成好朋友，甚至亲生的大哥哥，你就不该这样欺负我。”

她坐在他身边，一副眼泪花花的样子，更加娇柔可怜。杨风这位敢作敢当的西北硬汉也不觉心肠软了。一挺腰坐起来，连声说：“对不起，小凤，请你原谅。”

“人家还没有男朋友，这叫我今后怎么办？”

他把她横放在腿上，用粗硬的手指笨拙地揩去她脸颊上亮晶晶的泪水，喃喃地说：“小凤，你放心吧，今生今世，俺会对你好的！”

她突然像只温顺的猫一样乖乖地躺在他怀里，却半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只是默默地流泪。杨风也再不好说什么安慰的话。只是轻轻地搂着美人儿，与她一起进入了梦乡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他被肚里翻肠倒胃的难受折磨醒了，身上已经盖上了薄薄的被单，他不觉感激地看一眼蜷在一边弓腰侧卧的小凤，翻身起床往厕所里跑，肚子里像打雷似的轰轰叫，好容易从厕所出来刚上床，肚子又不对了，便再往厕所跑去。

小凤终于被他惊醒，“你怎么了？”一副关切着急的模样。杨风感动极了，她好像忘记了昨晚的事，没有了一丝嫌疑。他安慰她说：“没事，只是肚子坏了。”

她说要陪他去医院，他说半夜三更的，如果半路上憋不住了，往哪去找厕所？她摸他的额头，惊叫道：“哎呀，你发烧了，不看医生怎么行？”杨风坚决不去。小凤跳下床，给他倒开水，又用湿毛巾给他敷头。杨风为了不使小凤着急，直安慰她。但到了最后，越来越不行了，蹲在厕所里就起不了身，小凤就一直守在他

身边。

“要是脱了水,可不得了,反正也完了,我去给你请医生。”

杨风连阻止的力气都没有了,只好任由她去。

医生来了,号了脉说:“这种病死人快得很,幸亏请了我来。”立即开始输液,然后又给她服了止泻药。

接连几天,杨风不能顺气力,又担心铁路上的货到了站。吩咐小凤去车站查询,货果然来了,小凤原来曾给文廷易讲过销焦碳的事,文廷易一口答应,说硅铁厂、铁厂、化工厂都要。但现在小凤去了他可能去的地方,甚至厚着面皮,捏着鼻子操起普通话给汪玉芸打电话,汪玉芸说他二十来天没回过家了,文廷易却像失踪了一样,小凤无可奈何,只好钻进邮局的电话亭里,翻开电话本挨家挨家地打,向人家推销焦碳。正在她急得浑身冒火时,一家叫万利建材公司的人说要货。她立即赶去,验了证照,对方是国营公司,便放心签了合同,收了五万预付款,其余八十五万半月之内结算。便交了货票,一身轻松地回家照顾杨风。

小凤堪称是一位出色的演员。她欲擒故纵,使尽风情。当杨风果真上了身,她亦处处表现成为一位纯情少女,表现得深受其害的痛苦。一面又以火一般的热情和大海般的包容,无微不至地关心杨风。使杨风感激备至,又对她怀着深深的负罪感。

小凤回到家里,把合同书拿给他。杨风看了点头道:“可以。预付款收了么?”

小凤从包里拿出五迭百元大钞,杨风看也不看一眼。

“给俺干吗?你拿着,或放或存,都随你。”

小凤嘴上极力推辞,心中暗暗高兴。不觉也当真喜欢起这位西北汉子了。